

新書卷四

匈奴

竊料匈奴控弦六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散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為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為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肯聽其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叱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奴之眾為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戍休邊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建隆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贄以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眾積於此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為工矣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眾庶時為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為我狡猾為此奈何對曰臣聞疆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將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莫不為畜又且孰敢怙然不承帝意陛下為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橐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肯幸用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德匈奴大眾之信陛下也為

通言耶。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孤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為見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還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此謂一表。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此謂二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信為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者。不可以均。賞均則國歎。而尚薄不足以動人。故善賞者。踴之駸轢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臣有餘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將為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冀幸以為吾至。亦可得此。將以此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眾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截臠炙肉。且醢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觀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涕而相告。人徐悼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傳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為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俾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踰者時作。少間擊鼓。

舞其偶人。莫時乃為戎樂。攜手胥彊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侍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旣相告。人人悵悵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有時有所富。必令北有高堂邃宇。善厨處大囷。京廐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令此其居處樂虞。因令之畜。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為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悵悵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故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為此繡衣好關。且出則從居則更侍。上即饗胡人也。大穀抵也。客胡使也。功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故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衣汁酒錢。時人偶人為閒。則出繡衣貝帶腹賓餘時以賜之。上即幸拊胡嬰兒。擣道之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閑且自為賴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並於胡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旣而欲。人人悵悵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目。牽其耳。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抃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務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眾門大夫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通。構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捍若此。故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非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食不甘口。彈劍挾弓而蹲穹廬之隅。

左視右視以為盡仇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眾欲無來。恐或軒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迂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眾之見將吏。猶靈迂仇讐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軍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頸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略。且引眾而遠去。連此有數。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探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已不以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為鑿開。眾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醢炙臠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是王將疆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饑餓。羹臠。噉瀝多飲酒。此則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饑。多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二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甚。或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後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之為邊患也。使上下踈踳。逆天下竅貧。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為祟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不怵人民憲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於天下。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愾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愾渠大罪也。今天子自為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怵人之民哉。

勢卑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無已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為戍人為諸侯也。執既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特居此寶。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甚竊為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銍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羅履屬國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湊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獵猛敵而獵田蟲。不搏反寇而搏畜兔。所獵得毋小。所搏得毋急乎。繁細是虞。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

淮難

一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熟計之也。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陛下為稽顙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譙讓數留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橫制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省捕王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從之。佗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咫尺而費用也。皇帝之令。咫尺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識者。以為之相。夷王僅不踏蹴而逐耳。無不稱病而走者。天下孰弗知。日接持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為。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

而弗得見。僵卧以發書。天下孰弗知。聚罪人奇狡少年。通機奇之徒。啟章之等。而謀為東帝。天下孰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為之神。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以王之死為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則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於前事。且世人不以肉為心。則已。若以肉為心。人之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咫尺。馬泣治衿。卧咫尺。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忘哉。是而不知。是非人也。陛下治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孰未便事。未發。金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忘陛下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也。今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羣父也。無不盡傷。昔者白公之為亂也。非欲取國代主也。為發憤快志。爾故欲匕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為要俱靡而已耳。固非冀生也。今淮南王雖小。黥布嘗用之耳。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未異也。豫讓為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眾也。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眾也。闔閭富故。然使縛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軻殺秦王政。今陛下將尊不德之人。與之眾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縛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留意計之。

無蓄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

多而財有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為之饑一婦不織或為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力必屈古之為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崇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敗反方勇莫之振救何計者也事情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眾天下之勢何以不危漢之為漢幾四十年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阡危若此而上不驚者世未之有饑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聚眾國何以餽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橫擊罷夫羸老易子孫而敵其骨故法未畢通也遠方之能者並舉而爭起矣為人上者乃試而畜之豈將有及乎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以為此廩庫也竊為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陛下奈何不促使計所以為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

鑄錢

逆者竊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少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因榜笞及奔走者類甚不少僕未知得驗然其刑必然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

大不便。願陛下幸無忽。法使天下公得顧祖鑄錢鑄錢之情。非般鉛鐵及錫雜銅也。不可得贏而般之甚微。又易為無異鹽羹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鑄。舍賜而鑄者。情必奸偽也。名曰顧祖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操造弊之勢。各隱屏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此理然也。夫日著以請之。則吏隨而拊之。為民設阱。孰積於是。上弗蚤圖之。民勢且盡矣。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未甚也。民方陷溺。上弗具救乎。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輕小異行。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下操權族而吏急一之乎。則大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而市肆不同。小大異用。錢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嚮而可哉。夫農事不為而采銅日煩。釋其耒耨。冶鑄爐炭。奸錢日煩。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為奸邪。愚民陷而之刑慘。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鬪矣。少益於今。將甚不祥。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圖之。今禁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茲不勝而禁。法數潰。難言已。大事也。久亂而費弗蚤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王德。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面也。

新書卷五

傳職

或稱春秋而為之聲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宣或為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長短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儻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道之教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行以宣翼之章恭敬以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之敦篤以固之忠信以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傳人之道也非賢者不能行天子不諭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義禮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聞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忠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妄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遼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

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節度不以禮升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不德。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文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簡聞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緣從美。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唯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入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饑而憊。暑而暍。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尚自為聞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無玉。顧還面而御。器之不舉。不臧。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謠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誦。頌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保傅

殷為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有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時。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保保其身。

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居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也猶生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即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禮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

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為非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一作輔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而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記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故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切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

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有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而不約。而若期。夫為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願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位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履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擇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執為民主。直與民為仇。殃忿若此。夫民尚踐盤其軀。而況有其民政教乎。羞甚。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為胎也。細若鰓。鰓紂。損天下。自象著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梁嘗有疑獄。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為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說。以臣義竊觀之。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醜。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

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以引而上。可以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益后稷與之為善則行。鯀桀欲引而為惡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者桀紂是也。隲侯惡來進與為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為善則誅。故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隲朋則九合諸侯。豎貂易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芄芄棫樸。薪之楨之。濟濟辟玉。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為諫左右急也。

輔佐

大相上承大義而啟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之宜。正身行廣教化。脩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政職。大拂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鬱而不通。臣或盤而不義。大拂之任也。中執政職。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正法則領度量。論賢良。次官職。以時巡循。使百吏敬率其業。故經義不衷。賢不自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道行典知變化。以為規。是非明利害。掌僕反輿馬之度。羽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節。春夏秋冬馬之倫色。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宜諭。見過則調。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任也。調訊典博聞。以掌駟乘。領時從。比賢能天

子出則為車右。坐立則為位。承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義之正。應事之理。則職以箴。刑獄之衷。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喪祭之共。戎事之誠。身行之彊。則職以諭。遇大臣之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揖讓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誣。出入不從。禮衣服不從制。御器不以度。迎送非其章。忿說忘其義。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諷。故善不徹。過不聞。侍從不諫。則調訊之任也。典方典容儀。以掌諸侯遠方之君。譏之。班爵列位。執任之約。朝覲宗遇。會同享聘。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眾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僻淫犯禁之差。第天子巡狩。則先循於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舉。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奉常典天以掌宗廟社稷之祭。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國之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國之禮儀。畢居其宜。以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祈天明。故歷天時不得事。鬼神不序。經禮儀人倫不正。奉常之任也。桃師典春。以掌國之眾庶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緩施生遂。動作百物。是時有事于皇考祖考。有脫文。

問孝 闕

新書卷六

禮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與作恐當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踳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臣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大小強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強弱之稱者也禮天子通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阡陌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為主禮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仁則不厲臣忠則不二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紕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興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紕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者可以義矣故其嘆之也長